

太滌洞天圖記卷下

賞

大滌洞天記卷下

賞

本 山 鄧 牧 心 編

叙碑記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為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

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
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
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
郡縣迤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
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

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蹤杳冥，非世俗所測。而况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袖，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

當八

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竒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

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
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
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
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群虎來柔
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

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
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
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弘演
真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
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

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
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
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
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
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

當八

二

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
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爲
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
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
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

光錄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綰闔閭之封畧
統勾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縞懷斯
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
初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
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
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
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
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山源周遊洞
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

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
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
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
請上清道士問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
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鏐特與荆

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
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
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
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霄渥恩
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

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
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閭丘君
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
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
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
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
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錄幸揖方瞳
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
福旣薦於宗桃恩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

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
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剞上
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及陳鼎
擊鍾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
庭除地籟時聞於牕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
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
師閭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竒誕德星躔披
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
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
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

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
崇實同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
開基至于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
風遂錄畫圖封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

當八

柱觀圖一而事具悉我國家龍襲慶仙源遊神
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荐興基
址多毀况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
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
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玄貺來祐昌期豈

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
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
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
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
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已來
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倣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
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
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錄今統吳

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
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
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
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
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

當八

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

五

用侯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
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
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錄

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輦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與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

崢嶸幽徑窈窕纒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
環揜而清宮闢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
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爲家
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
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悶

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
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
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
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漑一濫殊源合派水
旱不易擁爲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

冬温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
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
暢而壽永磐石紆奧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
螫而况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
就閑荐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

當八

六

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
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寇蟻聚焚藝城
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
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
理遺氓景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

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
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五
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廚院新池記

遇知已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廚院
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纔供廚飪
滌噐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群心在
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
沼之形而隧爲溝竇乃命黃冠等願指廣袤
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

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
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
池知己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
天師參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
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

當八

七

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
作大曆五年歲號閣茂八月一日處士李玄
卿記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

于群望所至感格其靈績寂彰者則杭之大
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
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
巨鐘使命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
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
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
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
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虛報此
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曆中有
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疇德鄉人每以驗

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
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漕臣黃榮求寘之大
滌亦旣弇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
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旣頒幣出內帑
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
質衆橐一鼓大噐立就其形不侈不弇不厚
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杵不鬱鐘成樓亦加
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凡事盡
畫宣勞圖形以進天顏閭澤猗歟盛哉聖天
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

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
器也而道寓焉儻能因以永道則銷去鑛錯
保念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邃徑於華
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岩前藏金丹於
箬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

當八

八

蛻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
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
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暘可祈
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
暮昭報稱於熏修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

福地同其久者又不待言喻也

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曹叔遠撰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瀟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三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

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
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
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
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
開禧奐其宇當八端平又峻其其室虛而白楹廣
而閑雌霓抱梁陽馬承桴堂之背九疊石作巘
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眈眈乎廣
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
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
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寧考

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勅命冲妙師大明
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
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
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
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邪所謂教者因
堂而有教邪向者堂弊教亦弊邪今者堂新
教亦新邪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
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
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
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旣

勤樸斲又塗墍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
有玉廬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
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
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
微也指三洞十二部爲教母綜五筭七千笈
爲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
口之所授爲演妙耳之所聞爲證真而自有
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推
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雕煙縷霞
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勢而

霧瀟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為四序流形而為
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
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于
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為子通之老
氏之學根以清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
為也無不為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
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
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
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
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

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
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殯鳥卵不殍則
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玉晬詵詵豈無
均至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
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躡等雖有拱
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已不
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溥祐三
年七月旣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
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

東陽樓記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
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
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
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
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中人得觀丹
訣一篇二十年間往來于心未忘也先墓在
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
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
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具其姓大欽

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寮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

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
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爲
變相保則合合爲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
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乾坤之元復
爲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
制爲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
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
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
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
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

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
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
盡矣又何人已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
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
同長久乎平都煙塵蒼莽石刻之存者幾希
當八
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不
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
夫眉山楊棟記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

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
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
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
華蓋而止火爲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
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二百
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玄教泐漕
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于大滌洞維時洞
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
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爲一代
盛典方今玄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勳舊子

孫歷官郎署名位德均豈出文惠公下兩洞
神光皆有為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予何
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
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
庖以答神貺嗚呼攀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

黃

十三

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
于石使來者有攷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
岳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
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玄滿月光明現大
千句曲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

元素大師王思明記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扈神京玉珮金璫會百靈天柱一
尖凌碧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
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
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
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
雲根石畔金莖露浥萬年芝我將喚起閭丘
玄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
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圃謁草堂同登

來賢岩去尋無骨若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
寒凝碧蘚班寔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
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嚴香火之欽崇紫館
西裁以待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
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共留神當今尤
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鸞喜水暖花香奉使國
師寧國侍晨真人面承綸旨大滌蕝真都錄
管轄上官侍晨鑒義知宮馮君隨弼颺乘協
翊天馨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
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冲妙大師龔大明

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鳳翥龍翔蛟騰虎
躍奎躔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鈎宣示
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
興與名山之不朽方玉燭應天之日政金真
演教之時頌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

賞

十四

薨煙楠上跨寒空月礎星埒妙爲法宇何異
騫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闡三洞四輔之微
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旣揭日月同明此話
不誣人天孚照大衆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
祝九峯雲靜仁天廣五洞風清化日長

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重建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
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
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跡是莫大乎天地此
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
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
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
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
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

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
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
即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
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
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謀女媧氏斷鼇

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
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
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
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
玉室上通太微竒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

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宗謹
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
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
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
六月鬱攸游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
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
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
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
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幣乃築大殿以及餘屋
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

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
昔有加既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
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
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
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
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
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起萬形而不壞者
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
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家鉉翁記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為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

卷八

十六

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

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
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玄蓋洞天其
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
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
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爲天
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
而自歲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
邃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
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
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

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
元一清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
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
跋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玄
真渺渺乎罡風灑然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

當八

十七

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
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為皇靈所眷
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
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
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

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
閣遠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
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
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茗溪陽形勢寂浙右
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
勝處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
山爲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
志晉許遠游真君作壇煉丹丹成天下白鹿

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文詞與
太白齊名嘗構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
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
陸求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
著益甚自永仲築舍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
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
悽愴追前修而弗返吊遺跡其將湮規營高
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
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
其人豈以苦覆爲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

廣廈奚益乃作數檻石室顛雖門館庖福不
過具體然前睨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
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上勢
若屏幃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薰風足以
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為絕

當八

十八

庶幾方外高躅肯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
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為附屋
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遂棲隱志鄧
氏益命工發土得竒石五六東偏有窾腹穴
趾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為壺若刻漏者有

圓竅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載角者若蟻蛭
峯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
峙儼然果愚凡廣不數丈千岩萬壑情狀畢
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間則憮而嘆曰有是
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
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技之始得爲
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
曰爲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發者
無識自技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
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鷄不我相謀

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
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
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
月望日滌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當八

十九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
也曰山素齋按侍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
素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憇也去
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
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

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
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
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
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
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為帶山川獻
狀此為竒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
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
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瑩然出俗遂入道洞霄
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
計最薄若謂五口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

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
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
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
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迨歸
皇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
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轉爲瓦礫又於劫灰
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
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
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托
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庫事至

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躡等踰分之想教門
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
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劄授一是前輩講師
舉所知不識媒身者進爲何事慨念錦南故
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親劬勞未報自視歛然

當八

二十

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
翻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
以禱祠七政舉衆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
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
庖漏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于大德己亥

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蔬附郭
之田可饋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
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
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
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常清與
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賢輸力爲多清自號
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
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
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
提其綱夫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托

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烏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

當八

二十一

以玄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况陸蓮紀關尹之瑞香爐鍾弘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予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爲繕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

欽奉

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
宣命十二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
簡法服為時榮遇師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稱
為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
侍講學士奉義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張伯淳記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金其樂者為難勢願不能
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

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
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
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
儒者不離於須臾而况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觀於山而千岩競秀有重玄之理臨於
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
徃而非道邪冲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
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
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蘄岩龔公清溪周公
之志也願煙未憖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

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
而圖新去諸遠其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
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
尺寸於塵閉間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四平
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

當八

二十一

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廊之榛者闢之洼者盈
之其爲力豈不戛戛乎尤難後之入是門而
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
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日爲費若干緡粟姑
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

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太
滌之山兮峩峩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
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
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
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瞑杖策而遨
盍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肯堂之構無如
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
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
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
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

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
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却厲鬼
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岩坳金石未泐
言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
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
多福記

冲天觀記

當八

二十三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
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
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

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
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貞節暨子虛
閻丘玄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
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
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
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
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
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
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龔先生
請冲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

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干公
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
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
度空翠入房闈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
蒼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
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
則迂徑以陟蔣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
列坐石可憇其最高甃圓壇可眺遠携琴詠
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
往來共談玄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

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墻
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耆欲
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
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
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
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
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
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
虛與聞于此遂爲識之大德五年庚子上元

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
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
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直上則爲洞霄
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
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岩湧翠石壁
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
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
元己丑其徒冲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
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

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福咸有法度松杉
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
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墻趾坎為方
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
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憇

暑于此相與觴詠為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
慨然曰宮西南為伏虎岩晉郭文舉隱也西
昇天壇許遠遊沖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
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
往與吾遠祖玄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

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
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
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
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
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
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
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
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
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茗溪上爲讀書地以
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
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
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
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
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
乎然心之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
忽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
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將弗集矣一
心無樊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

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
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
而寄迹道家流為詩文咸有法度煉玄養素
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為世故役弗遂
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

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于此所得殆
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
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
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
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為絕學可歎也願師

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
朝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
其中師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
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
正月錢塘鄧牧記

大滌洞天誌卷下



共
六
个

